

櫻桃溝思古

雙城記

何翼平

又到北京香山櫻桃溝，小時候來，要走一條很長很長的棧道，道旁邊是溪水，走進溝，暑氣全消，氣溫下降，盛夏立時能變成秋涼。水溪邊長着高高的、筆直的水杉，這是其它地方看不到的景觀，據說這裏還有一種植物名水芹，它不怕寒冷，冬天都能生存。很多人只知道櫻桃溝，不知道溝裏有一塊巨大的岩石，很大很大，形似一個大元寶。在大元寶石的近旁，還有一塊大石，上面長着一棵樹，人們叫它石上松。沒有人知道，樹種究竟是怎樣落到了石縫裏，是風帶來的？是鳥無意間丟下的？石頭上的松樹長得又粗又壯，據說已有上百年，既沒有土壤，又沒有水分，就連陽光都只是短暫停留，這樹是怎麼成活了這麼多年？兩百多年前，住在山腳下的曹雪芹，常沿着小道走進櫻桃溝，他一定看見過元寶石，也看見了石上松，奇特的畫面印進了他的腦子裏，就有了一部頑石補天，木石前盟的《紅樓夢》嗎？

簡樸雅致的四合院北房，小姑娘娘起艾葉香，烹煮六年陳福建白茶，雖不是妙玉的老君眉、青玉斗、陳年雨水，卻也滿室飄香，別有一番寧馨。已是傍晚，北京燥熱，走進香山植物園的後園，從櫻桃溝吹來的徐風，帶着些涼意。

樹木蔥蘢中是曹雪芹的故居黃葉村。曹雪芹一家從南京遷到北京，一時衣食無虞，有好友送了3個僕人、一個小院，可惜曹家連遭不幸，後來連小院也維持不住，到了曹雪芹這一輩，搬離了崇文門的「十七間半」房，住到京西偏僻的黃葉村。都說《紅樓夢》在此著成，也有說是曹雪芹到黃葉村之前已完稿，爭論不休，其實可能作家自己也不清楚著作在何時何地完成了。

林木蔥蘢，翠林修竹，曹雪芹紀念館設在曹家的舊址上，曾經是幾進小院，曲折迂迴，綠陰掩映，而今只保留了一個磚木的古舊影壁。古琴家背着古琴來了，同來的還有3個女子，他們是「琴夢紅樓」的組合。在故居中擺開簡約的舞台，女子們穿戴起古典服飾，彈琴、吟誦，有吟有頌，有唱有彈，仿古人吟唱的形式，弦歌雅韻的古琴，配以洞簫和琵琶，演唱電視劇《紅樓夢》的紅樓組曲。操琴先生說，古琴很難演奏現代曲目，只有《紅樓夢》組曲宜古宜今，用古琴奏出來別有韻味。《紅樓夢》組曲是作曲家王立平先生的心血之作，用4年半時間譜成紅樓曲，走紅了30多年，還將繼續，永遠流傳，人們說這些曲子就是曹雪芹聽了也會認可。琴聲繞樑，壁上隱約出現畫影，難道除去我們，還有另一個聽者，那個在元寶石寫下千古絕篇的人？

此山中

鄧達智

在我們同輩的童年歲月，這片空間偌大的魚塘名叫「鹹塘」，那些年還不懂得問「點解」？一般魚塘，不都是淡水的嗎？何解被稱為「鹹塘」？

還記得其他魚塘的底部都是黑漆漆淤泥，但「鹹塘」另類，除白沙，也見貝殼。鄰村「白沙仔」在河道縱橫之間，想村邊河道不乏白沙與貝殼，事後海灣海水直達這片鹹淡水交界的沙洲。

香港唯一的一棟傳統古塔，屬吾鄉；屏山聚星樓（又稱文塔，風水布局擋北煞，供奉文昌星，庇蔭後生村民學業進步、功名及第），建於五百年前，原來建築7層，後因暴風摧毀頂上4層，只餘比較寬敞的下面3層。

單單建塔未足夠，因為宗祠對正屯門青山，山形「火」字，具殺氣；塔與青山之間，於河道邊緣，雕出一大個水塘，卻在中間留個小島，從海而來帶鹹味河水，湧入水塘是為活水，至今天仍隨潮汐升降。島亦重點，變奏成為「墨盒」，塔為「筆」，青山為「筆架」。整個格局以文曲星為中心，塔、島及筆架連成風水陣勢，轉眼數百年，相安無事。

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大興土木、天水圍發展，包括聯繫屯門、天水圍及元朗的輕鐵。輕鐵路軌規劃已存在多年，從屏山口到流浮山的屏廈路其中一段路旁興建。無須知會與磋商，工程部隊殺到，準備封塘。問題封的是個年代久遠、維繫鄉裏歷史與感情的風水塘，一下問村民與工程團隊劍拔弩張，幾乎大打出手，需出動警隊維持秩序、保持距離。

最終輕鐵路軌還是用了一部分「鹹塘」的佔地，兩個抽水庫也落戶到塘中。從未有人估計到底輕鐵工程奪取了多少「鹹塘」的空間，相信大概縮小了三分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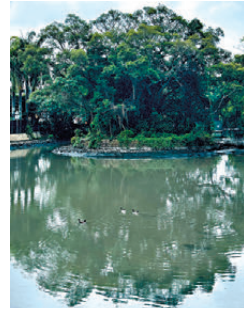
工程完成，渠務署透過鄉事及區議員，徵詢在下如何改善「鹹塘」環境的意見……當時提議，塘中小島保持綠樹林蔭，中心茂密蘆葦叢應保留以協助塘水新陳代謝，並提供予水鳥結巢繁殖。最大的錯誤是，在下提議種上不同色彩的睡蓮，這下慘了，睡蓮根部繁殖之快從未評估，加上蘆葦叢生，簡直成了「鹹塘」環境大災害。最大的癥結，亦是渠務署的方針，過去魚塘每至年底，必抽出塘水，待北風吹遍、春天到來之前將乾涸且肥沃的塘泥挑起，賣作種植肥田料。最重要，將吸收了魚糞過多、充滿酸鹼不平衡的土壤刮走，讓春天雨季到來時魚塘重生。

不斷催促渠務署，如不每年，也應兩年一次乾塘刮泥，讓生態環境復活，20多年過去，終於在今年年初，署方貼出告示：清理淤泥保護「鹹塘」水質及土壤的生命力。

感謝，讓「鹹塘」重生，希望日後無須耗費公帑，管理好小島綠化，甚至種上花樹如風凰木、藍花楹等，水中再不要種睡蓮或蘆葦，不如改種荷花，每到夏初，增添吾鄉一道精緻好風景。

鹹塘有活口連接通往後海灣河道，共潮汐同漲退，塘水具一定海水鹹度。

作者供圖



說不清的恩怨情仇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有人或故意帶風向地吐槽傳媒不公平，指將一些男女感情或者是兄弟鬩牆等的事件上報，有偏袒之嫌，甚至某些報章的專欄作家隻字不提及輕輕帶過。

筆者亦曾是傳媒的一員，完全不是為傳媒說話而有所私心，只是實話實說。這世上從沒有完全公平的事。因為很多事情都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恩怨情仇存在，況且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再者有謂「清官難審家庭事」，傳媒的職責只能是採訪報道當事人的說話，而且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，傳媒無權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評價當事人所言是否屬實。事關大部分傳媒並非如某報章老闆要求的「看圖作文」或作假造謠，傳媒都只是會如實報道，就算當事人只說一句「無可奉告」傳媒亦不能有主觀判斷。

儘管大部分人都明白網絡非法之地，但依然有很多人在網絡世界上作出人身攻擊和造謠，筆者在平日都聽到一些演藝友人們抱怨：「造謠一張嘴，闖謠跑斷腿」，或者是「不愛也不要傷害」等類似的說話。最近這股歪風正吹向體育界，包括曾為國爭光獲得不同領域獎牌的運動員，甚至連帶他（她）們的家人和朋友也都被罵，筆者也不理解就算不喜歡某人，亦不應加以誹謗造謠對方等卑劣手段。有一句俗語講得好好：「站着說話不腰痛。」

曾為國家奪得多面金牌的跳水皇后郭晶晶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：「任何一位運動員都在賽道上揮灑過汗水和拚盡全力奪標，但運動員亦並非機器，沒有奪得獎牌，不可抹殺他（她）們曾付出過的種種努力，不少運動員依舊是傷患纏身，足見他（她）們在受訓時的堅毅精神。」

筆者的亡父曾是醫生，經常都強調自己是國家培養出來的醫生，身體健康問題既簡單亦複雜，但有些成長變化是必然的，理解亦是知識的一種。

豆包找祖先

終生遊學 項明生

兼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有了豆包，溯遊有方。

初春之際，白霧茫茫，想不到豆包做了我的燈塔，在百年歷史的煙嵐雲岫之嶺，終於追溯到祖先的身影。

我的外曾祖父是清朝最後一代的舉人沈宗元（字與白，1884-1951），但我從來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。直到今年，姨媽搬家時，發現了一張民初老照片，相中有3位長衫男士及兩位旗袍女子，照片背面有她母親（沈宗元之女，即我的姨婆）的親筆字跡「父親與三娘，中立者為張資本先生（張培爵，1876-1915）及其三夫人」。這成了外曾祖父唯一的一張照片。

問題就來了，中立者的兩旁都有男士，到底哪一位才是我的外曾祖父呢？見過外曾祖父的人要麼已經千古，要麼當年還是嬰兒，記憶模糊。唯有求助萬能的豆包。

這豆包也真能幹，他首先找到了張資本的身份，原來是辛亥革命的英雄烈士張培爵。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，同盟會的張培爵在重慶發表獨立宣言，被推戴為都督，後來協助黃興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被處死，至今重慶市中心還有張培爵烈士紀念碑。然後，豆包結合沈宗元的生平、身份與合影邏輯，沈宗元是張培爵右側（觀眾視角：從左數第4位）的這位。

首先是身份與站位邏輯，張培爵是民國初年四川最高軍政長官（重慶/四川都督），沈宗元是其核心下屬（教育司長、政務廳長）、政治盟友。在正式合影中，主官居中，核心同僚緊鄰主官右側（觀眾視角左數第4位），是民國官場合影的標準禮儀（以主官為中心，右為尊，核心親信站主官旁）。左數第一二位為隨行/夫人，最右側為夫人，均不符合沈宗元的核心身份站位。

由於張培爵是辛亥革命的英雄烈士，博物館及紀念碑都有他的樣子，就很容易確認。張培爵犧牲時39歲，照片裏中間人物的年齡、神態與張培爵的歷史形象高度吻合。沈宗元比張培爵小8歲，緊鄰主官右側的人物年齡、氣質（清瘦、文人相），完全符合沈宗元「清末舉人、京師大學堂畢業、四川教育界領袖」的文人官員身份。

豆包為我找到了祖先的模樣，也為我上了一堂民初的歷史課。

●我的外曾祖父是清朝最後一代的舉人沈宗元。作者供圖



《低智商犯罪》

細說星光 叢仁

進入5月天，內地劇迎來市場「混戰」，央視以《喀什戀歌》、《主角》主打治癒與年代質感，古裝賽道則有《良陳美錦》、《雨霖鈴》等IP大製作。這個星期我卻想先為大家介紹一套懸疑劇《低智商犯罪》。由於上述劇集和暑期檔期的大片都會陸續推出，看來難以競爭，我決定先挑選這一套劇推薦給大家。這是一部「不按常理出牌」的黑馬劇集，由紫金陳同名小說改編，王驍、田曦薇主演，也可當作荒誕喜劇來看，編劇以反套路敘事和市井幽默，搶了觀眾的眼球。

若有留意過《隱秘的角落》、《漫長的季節》等劇，便知紫金陳之常與「人性暗湧」、「社會裂痕」緊密相連。然而此次《低智商犯罪》卻徹底顛覆其創作標籤：王驍飾演的佛系警察張一昂，查案不靠邏輯靠玄學；田曦薇飾演的新人女警李茜，在雞飛狗走中誤打誤撞；王傳君領銜的「蠢賊天團」，更是以連環鬧劇解構罪案敘事。這種嬉笑怒罵的市井味道，恰與紫金陳以往沉鬱風格形成鮮明對比，卻也暗合了行業對「懸疑+」模式的持續探索——當深刻敘事漸成標配，荒誕反諷或許正開闢新的情緒出口。

劇中人物在陰差陽錯中破獲大案的設定，恰似影視圈IP交易的荒誕縮影。紫金陳本人從「十萬賤賣版權」到「百萬級硬通貨」的翻身經歷，正是行業「咖位定

價」潛規則的殘酷註腳。當張一昂在劇中對罪犯吟詩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時，屏幕外的創作者們，或許正面對「一紙買斷合同鎖死未來」的現實困境。從《漫長的季節》到《低智商犯罪》，懸疑劇的形式雖在流變，但優質故事與資本博弈的永恒命題，始終是行業最深刻的「潛台詞」。

王驍此次飾演的「佛系神探」張一昂，徹底顛覆了以往嚴肅形象。他將「誤打誤撞」的荒誕感演得極度鬆弛，不靠誇張表情，僅憑微表情與節奏就撐起了全劇喜感，不愧是「劇拋臉」的實力派典範。田曦薇飾演的李茜則成功撕掉「甜妹」標籤，以幹練女警形象亮相，眼神多了份銳利與執著，在喜劇節奏中精準拿捏了萌新與專業的分寸，展現了95後小花轉型的可塑性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的熱播，不僅為「懸疑+喜劇」賽道增添了新樣本，更折射出觀眾對緊繃敘事的間歇性逃離需求。當市場競逐「深刻」與「尺度」時，輕鬆解壓的荒誕表達反而成了另類選擇。下周，我們將聚焦暑期檔前瞻，看古裝巨製與科幻新篇如何再掀波瀾。

●王驍（中）在劇中飾演「佛系神探」張一昂。作者供圖



香港的「桃源村」

百家廊

張武昌

我到過赤柱多次，每一次都有新的發現、新的感動。它是香港南部一個景色秀麗的小鎮，位於淺水灣的東方，石澳的西方，雖然地處港島一隅，卻自有一種別處尋不見的風情。

赤柱最大的特色，莫過於那種古色古香與中西文化交融並存的風格。這裏有陽光、有海灘、有獨特的建築，也有熱鬧的購物飲食中心，實在是觀光消閒的好去處。有趣的是，赤柱不單吸引外地遊客，就連本地人也常常扶老攜幼地來此度日。商舖裏擺滿了絲質衣服、運動衣及牛仔褲，琳瑯滿目，價錢也公道。若是走累了，海邊那一排酒吧和餐廳正等着你。坐在那裏，面朝大海，喝一杯啤酒，看帆船點點，聽浪聲陣陣，真是十分愜意的事。

來赤柱，其實是為了感受港島最南端這顆香港的「初心」。這裏分布着許多原住民，也深受老外垂青。在商業發達、金融繁華的香港，赤柱偏安一隅，坐落於淺水灣區，鬧中取靜，遺世獨立，像極了歐洲的許多小鎮，幾乎就是香港的「桃源村」。每次來到這裏，我總覺得時間慢了下來，連呼吸都變得從容了。

沿着小街走，不期然就到了一座天后廟。廟不大，卻香火旺盛。門口那副對聯寫得極好——「天恩浩蕩沾赤柱，后德巍巍澤香江」，寥

寥14個字，道盡了此地的人情風貌。我常想，香港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守正創新，做得真是踏實沉穩。即便是這座小小的天后廟，也讓你聞香入境，泰然安寧。站在媽祖像前，只感念她在這裏留下護佑蒼生的慈悲心。廟內角落裏還有一張虎皮，據說早年赤柱曾有老虎出沒，如今虎去廟存，倒成了後人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
離開天后廟，隨意走進原住民聚居的小巷。那些房舍，低矮的，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奢華——不是金碧輝煌的那種，而是一種安詳的、自足的奢華。它們面朝碧水灣，守着沙灘、陽光，彷彿滄桑歲月在這裏定格了，只剩下寧靜。有時門半掩着，院子裏晾着花花綠綠的衣服，收音機裏飄出幾句粵劇，讓人恍惚覺得時光倒流了幾十年。

最令人心動的，還是那片沙灘。每次來，我都要脫掉鞋襪，光腳踩進沙裏。沙是細的、軟的，被太陽曬得暖烘烘的。然後，海浪撲過來了，帶着海腥味，涼絲絲地漫過腳背。陽光灑在臉上，暖洋洋的，浪花在腳邊輕吟淺唱，像是呼喚着什麼。那一刻，人心裏忽然生出許多童真來。於是便在沙灘上奔跑，浪在腳底翻滾，水花四濺，竟有種天人合一、妙趣橫生的快意。孩子們更是歡喜，堆沙堡、撿貝殼、追逐嬉戲，笑聲和海浪聲混在一起，成

了最動聽的樂章。

赤柱的街道，有很多是禁止車輛通行的，這更添了幾分悠閒。黃房子、美利樓、卜公碼頭等，一步一景，處處可以駐足。美利樓的石柱粗壯，拱門優雅，據說原在中環，後來一磚一石地遷到這裏重建，倒與赤柱的氣質十分相合。卜公碼頭伸向海裏，鐵欄木板，走在上面吱呀作響，彷彿每一步都踏在舊時光裏。碼頭盡頭常有釣客，一動不動地坐着，也不知釣的是魚，還是一份清閒。

閒散的行人三三兩兩，有的牽着狗，有的推着嬰兒車，臉上都是鬆弛的神情。街邊的旌旗迎着海風獵獵作響，像是給行人指路，又像是在招手致意。碧水延伸向遠方，與天際線模糊在一起。這時候，你只需靜觀遠眺，便覺得天地遼闊，萬物和諧，所謂「和光同塵」，大約就是這樣境界吧！

赤柱的美，不在名勝古蹟的輝煌，也不在山川形勝的奇絕，而在於那份從容、那份寧靜、那份混雜着中西卻又自成一格的韻味。它像一位退隱的智者，守着這片海灣，看潮起潮落，看人來人往，不急不躁，不卑不亢。每一次離開赤柱，我都覺得心裏被洗過了一般，清爽了許多。我想，這就是它作為香港「桃源村」的妙處吧——不遠，不近，剛好夠你放下塵世的煩惱，找回片刻的自己。

演「減齡」戲(之一)

演藝蝶影 小蝶

談起很多演員因為要扮演青少年而裝嫩，卻令人覺得他們比角色超齡得多或選角不適合，因而很出戲，真是可惜。

當我看着那些與角色年齡不符的演員裝嫩演戲時，便會想起我的一些演出經驗。

我在外國修讀戲劇學時，曾上過一些演技課程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上高級表演課程時，老師叫我們二人一組排演一場戲。我的拍檔是一名40多歲的女士，客氣地讓我挑選劇本。我那時有很多事情要兼顧，哪有時間閱讀和挑選劇本？不久，她帶來了一場由美國南部一個老傭人和少主人兩個角色出演的戲。她解釋劇中的老傭人是黑人，而她是白人；若在正式演出中，她是沒有機會演到那個角色的，所以她很希望在課堂的練習中能一嘗扮演黑人角色的滋味。我當然

沒有問題，但是我的角色又是怎樣的呢？她說角色很年輕，我說可以。但是，究竟是多年輕呢？ she 說是青年人。我說：「如果我演十八九歲的角色還可以，但是13歲便不能了。」可是她仍然吾吾以對，不肯告訴我少主人的實際年齡，只說「我知道你一定演得好」。

我謝謝她對我如此信任，但是送我高帽子是沒用的，我堅持要知道我的角色的年齡。她只好說：「12歲。」12歲？我立即炸起來！12歲甚至連青年人也不是。雖然說亞洲人長相較嫩，外國人往往猜不出我們的真實年齡，可是我當時已是一名研究院學生，總不會長得像高小學生吧，怎能演12歲？我不知道那是她給我的讚美還是開我玩笑。可是，她堅信我會演得到。經過多次討論後，為了遂她心願，我硬着頭皮答應。

排戲初期，我說話時裝成牙牙學語，走路則一跳一跳的，以為這就是小孩模樣。拍檔卻皺起眉頭，給了我一番話。

這番話我一直記着，因為它是演技的金科玉律。她說：「你不用故意裝模作樣地扮小，因為小孩子並不覺得他們說話是稚聲和走路是蹦蹦跳的，他們並沒有故意把自己塑造成小孩子的模樣，而是也像我們一樣自然而然地舉手投足。所以，你只要用最自然的方法做回自己便行，你會像12歲的。」我信了她，以後排戲就自自然然去演。

演出那天，我穿了一件短袖短身鬆身襯衣和短褲，比平時的打扮年輕一點。當天共有六組同學在排練室內演出。老師是出名嚴厲和說話不客氣的，首五組同學都被他狠狠地批評。我心想自己應是凶多吉少了，但仍然與拍檔把那場戲像排練時般演了。我不記得老師看後給我的所有評語了，但至今仍記着的是：「這是我今天唯一覺得演得好的組別，我真的看到一個12歲的女孩站在我面前。」

這真是莫大的榮譽，我至今仍感謝我的拍檔慧眼識我和給我一個寶貴錦囊。